

# 筑城纪事

吴纯俭 著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吴纯俭 著

# 筑城纪事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**(黔) 新登字 01 号**

**责任编辑 龙国义**

**封面设计 石俊生**

**筑城纪事**

**吴纯俭 著**

---

**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·发行**

**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**

**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**

**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1.125 印张 266 千字**

**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**

**印数 1-1000 册**

---

**ISBN7-221-03713-2 / I · 716 定价 10.50 元**

# 序

蹇先艾

这是一位过去学“工商管理”却长期从事业余写作的作家吴纯俭的散文选集。由于作者经历较多，见闻宽广，写作勤奋，从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。他早年是一位业余诗人，解放前就在旧《贵州日报》《新垒》《大刚报》副刊《阵地》香港《新诗歌》上海《诗创造》上海、重庆《大公报〈文艺〉》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诗歌，得到了艾芜、凤子、臧克家、劳荣、沙鸥的好评。最近邵燕祥还提到纯俭的代表作《忧郁》。那些年代，他一直用采凤官和吴昉这两个笔名。解放后，才开始用他的真姓名发表作品。

四十年来，大部分时间，他都参加了铁路建设，转战南北；深入工地；退休后，经常出省旅游，先后在《文艺报》《新观察》《延河》《山花》《红岩》《奔腾》《萌芽》《星星》《羊城晚报》《文学报》《旅行家》上刊登作品。他的部分诗歌还入选《三十年诗选》《贵州十年诗选》。散文的结集还是第一次。这个集子包括四部分：第一辑《多雨的贵阳》，是他早年的习作；第二辑是文坛逸事，主要是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文艺界的一些情况和某些作家的访问记；第三辑《黔地琐记》，是写贵州解放前后关于铁路建设的轶事逸闻；第四辑是旅游随笔，属于退休后作者旅游的速写。

我记得秦牧同志曾经主张过写广义的散文，不仅抒情，叙事……也包括杂文在内。纯俭的散文就属于这种情况，取材广泛，趣味横生（当然也要讲思想性和艺术性）。从当前来说，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，必须认真贯彻“二为”方向和“双百方

针，散文风格的多样化就更适合多层次读者的需要。集子中有些作品写得比较轻松，像行云流水似的，有新闻性、纪实性、知识性、史料性、也有轶事逸闻，读起来自然引人入胜，令人不肯释手，而且有些文章情感也很充沛。应当说这是一本有可读性的；雅俗共赏的散文集。贵州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卢惠龙同志看了以后，觉得很有味，我也有同感。

这本书有优点，并不是就没有缺点，特别是有些篇幅文字还不够精炼，行文略嫌烦琐，这可能是作者信手拈来，下笔太快所致。不由我想起了1931年鲁迅先生的《答北斗杂志社问》（见《三闲集》），其中有一条是写完至少看两遍，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、句、段删去，毫不可惜。鲁迅的所有作品都是我们的光辉榜样，文字精炼更是一大特色。纯俭告诉我，他早已发现这个问题，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所造成的。我想，改起来并不太难。我相信作者今后一定能够克服这个缺点。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 多雨的贵阳

|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小城 .....    | (3)  |
| 多雨的贵阳 ..... | (6)  |
| 寄语花溪 .....  | (9)  |
| 序曲 .....    | (12) |
| 一幕喜剧 .....  | (16) |
| 她的生日 .....  | (22) |
| 选师 .....    | (25) |
| 意外的事件 ..... | (31) |
| 滕教授 .....   | (39) |
| 寂寞之歌 .....  | (50) |
| 善恶的边缘 ..... | (53) |
| 流亡两章 .....  | (58) |

## 第二辑 文坛逸事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抗战时期的贵阳文艺界 ..... | (63) |
| 回忆贵州省作协筹委会 ..... | (67) |
| 解放前贵阳的文艺刊物 ..... | (72) |
| 抗战时期贵阳的诗人 .....  | (79) |
| 忆抗战时期的遵义 .....   | (84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记抗战时期的“贵阳文协” .....  | (86)  |
| 筑城旧忆 .....          | (88)  |
| 在困境中支撑的《离骚》杂志 ..... | (88)  |
| 《新星》文艺副刊 .....      | (89)  |
| 副刊史话 .....          | (90)  |
| 《山花》创刊的前前后后 .....   | (92)  |
| 蹇先艾主编的《新垒》副刊 .....  | (97)  |
| 方敬与《阵地》 .....       | (102) |
| 记艾芜 .....           | (104) |
| 访老作家蹇先艾 .....       | (108) |
| 关于《蹇先艾短篇小说选》 .....  | (114) |
| 雪天 .....            | (116) |
| 悼蹇先艾恩师 .....        | (119) |
| 石屏豆腐和内江蜜饯 .....     | (123) |
| 关注少数民族文艺的费孝通 .....  | (125) |
| 怀念林辰先生 .....        | (127) |
| 汪铭竹与“白鸟书屋” .....    | (128) |
| 《绿窗忆语》及其作者 .....    | (132) |
| 芬芳桃李情 .....         | (134) |
| 忆木刻家劳郭 .....        | (137) |
| 悼沈耘 .....           | (139) |
| 五月榴花照眼明 .....       | (143) |
| 我与《诗创造》 .....       | (145) |
| 我与《新诗歌》 .....       | (154) |
| 忆江承纲 .....          | (159) |
| 记忆中的田汉和安娥 .....     | (162) |
| 铁路与文学 .....         | (165) |
| 解放初期的贵州戏曲界 .....    | (168) |

### 第三辑 黔地琐忆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五十个春天的思索 .....   | (173) |
| 古诗与贵州道路 .....     | (175) |
| 玉屏箫的传说 .....      | (177) |
| 卖书记 .....         | (184) |
| 铜仁行 .....         | (188) |
| 铜仁旧事 .....        | (191) |
| 铜仁旧事续篇 .....      | (200) |
| 红庙山下 .....        | (209) |
| 相逢在苗岭山区 .....     | (215) |
| 偷《姨太太外传》的姑娘 ..... | (220) |
| 一段往事的回忆 .....     | (223) |
| 黔桂铁路话当年 .....     | (226) |
| 再上湘黔路 .....       | (229) |
| 惨淡的回忆 .....       | (231) |
| 贵州铁路纪略 .....      | (234) |

### 第四辑 旅途随笔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黔川旅途速写 .....  | (245) |
| 息烽今昔 .....    | (259) |
| 贵州得此一朵云 ..... | (261) |
| 凯里行 .....     | (261) |
| 苗寨郎德记游 .....  | (263) |
| 九月芦笙会 .....   | (265) |
| 镇远中元洞小记 ..... | (266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“贵州得此一朵云”(附“飞云崖楹联”的查询和答复) | (268) |
| 游娄山关藏珍洞                   | (271) |
| 沔县——“空城计”的所在地             | (273) |
| 陕南第一名胜——张良庙               | (276) |
| 秦岭古栈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79) |
| 修筑成渝铁路见闻片断                | (281) |
| 朱德委员长在车站                  | (285) |
| 江南烟雨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87) |
| 游金华双龙洞                    | (287) |
| 嘉定古漪园缺角亭                  | (288) |
| 灵岩山馆娃宫                    | (289) |
| 佳园结构类天成                   | (290) |
| 陈夔龙与夜泊诗                   | (291) |
| 金山寺与法海和尚                  | (292) |
| 畅游天下第一泉                   | (293) |
| 游了两个甘露寺                   | (295) |
| 庐山聪明泉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96) |
| 马鞍山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98) |
| 屯溪老街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303) |
| 九华山风情                     | (306) |
| 雨中游青岛                     | (308) |
| 游李清照纪念堂                   | (310) |
| 巴山蜀水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312) |
| 落风坡、金雁桥                   | (312) |
| 筹笔驿怀古                     | (313) |
| 观成都古井，说诗人薛涛               | (314) |
| 八阵图记游                     | (316) |
| 瞿塘险过百牢关                   | (317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龙潭寺的雨 .....       | (318) |
| 郭沫若故里——沙湾 .....   | (319) |
| 瞻聂耳墓 .....        | (322) |
| 柳侯祠记游 .....       | (324) |
| 湘西行 .....         | (326) |
| 湘西明珠凤凰城 .....     | (326) |
| 荡舟猛洞河 .....       | (328) |
| 鬼门关记游 .....       | (330) |
| “芙蓉镇”印象 .....     | (331) |
| 游武家坡 .....        | (336) |
| 开封小记 .....        | (338) |
|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..... | (340) |
| 后记 .....          | (342) |



第一辑 多雨的贵阳



## 小城

这里唯一可以象征声音的，只有那条河。

在这样的山城里，像一千年也不会有一件事发生似的，生活在这里面的，无论在空间或时间上，都像给一只两脚规画下了一道圆圈，谁也不知道圈外是什么世界或是什么时间。

这里的居民，每天都跟着太阳一同起身，待到太阳落了，他们或她们也就睡了。太阳是这里唯一的時計。譬如说吧，当太阳的影子，移过西槛的第二格，就知道是近中饭的时候了。于是每个人家屋顶的烟囱，准时吐出黑烟来。当太阳刚刚落下去的时候，俭朴的农民和牛羊们一起回来了。

差不多住在这里的人，他们都能描摹出每张熟稔的面孔，连串的背得出全城每家有几个人，因此，唯一可以值得谈的，就是某家添了一个二斤十两重的小娃娃，或者某家死去一个满口没牙齿的老人一类的新闻了。然而，可惜这又不是常有的事。

“唉，东家的那个小媳妇，昨天下午三时，不，是太阳正落在鸡埘左角的时候，偷吃了半个鸡蛋，被婆婆打了廿四条红的，且抽出十八条青的，血倒没有流，规矩好。”

“×家那第六房姨太太，脸上右角偏，长的那个黑痣，不用星相家说，那当然是克夫的。”

当然，老太婆的嘴巴，是比风还难得关住的，所以这一类新鲜的新闻是常有的，可惜不能载诸历史。

有时，偶尔也有一两张陌生的面孔，浮动在这板凳长的街道上。于是，这位陌生者，就荣誉的接受到无数的（当然是有限的无数）青睐，每个人都像星相家一样的，研究着这张面孔；干

是，研究着、谈论着，又研究着，而唯一引为遗憾的，就是不能翻开那陌生人的两个脚底来看看。

时麾在这里，不是绝对没有的。譬如说吧：街上那些蒜头般大的小孩子，也吸着从鼻子里喷烟出来的卷烟；还有那被人骂为妖精的王二小姐，她的脚尖方得像一只棺材头的蟋蟀似的，绝不像这里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的脚像一双夹馅的粽子。

从街道上，铺着那蛋形的卵石的光滑，就可推测出这小城年代的久远了。两面的店铺，积满了千年尘。每个房子的窗户，总是小得不能相称的。每当闲空时，尤其是晚饭后，这条街上，两面全站着人，从稍远的地方看去，他们的鼻子，都似乎相碰着，谈论着一些他们每个祖宗都已谈过千万遍的话。

“哼，城里的人才好笑啦，他们有坐在簸箕（黄包车）上，而由另外一个人拉着跑的。”

癞头的老张，他是每隔一个月，进一次城的。自然他没有这么闲，或者是福气，想来总不会是没有事的。譬如给城里那些养得胖胖的人，挑他们屙出的大粪哪。因此，在这小城里的每个人，对于他的见识，并不因为他头上长的毛很少，而看不起他。

“还有城里的房子，连他们的窗子，都比我们的大门要高大哩！”

似乎每个听的人，都把耳朵向前拉着，扭转半个身的听着。像这样的新闻，他们都把每一个声音，看成每一点闪烁的金光一样，间或也有自言自语，不加深信似的说着：

“哪有白天在街上，女的拖着男的跑呀？”

好在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：那是抗战的第二个年头，有一批不知从多少远的地方来的学生，在某一天的黄昏，一个男学生牵着一个女学生在这街上走，你说怎么？呵，人们都把舌头伸得像暑天的狗似的，继之，又将口拉成一个大圆形，沉重的吐出一个“啊”字来，接着就是“呸”的一声，一口吐沫落在街心，最后

全街都关上了牌门。

这样一想之后，“或者是有的”，他们说着。然而，好奇与怀疑却像冰块似的，冻结在头脑里。

这样，他们直等到，觉得自己的头，频频的碰到了柱子和墙壁，或者是小孩从母亲的怀里醒过二道来，才休止住。

我到这里，整整的已近一个多月了。在这并不算长的时间中，我已经像从脑子里剥蚀了一层忆念：山城以外怎么样了？

假使碰到有太阳的日子，我又没有这种忍耐，去数那千万个“六十”的功夫；那么，只有听取晨间的鸟噪声，或者是那并不按时的鸡唱了。

“小城外是怎样了，这已是什么年代？”

可惜我碰不到一个武陵渔夫。

1946年4月20日于青溪，《贵州日报·新垒》

## 多雨的贵阳

“东边太阳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。”贵阳多雨，在黄梅的季节中更甚。一天的雨究竟落多少？谁也没有统计过。譬如以七月底相近的天气来说罢，我刚才由南明区进城来，一路上就是三步一雨，五步一太阳的，晴晴雨雨的，已经落过最少也是五六阵了。前一刻钟，在新华书店看书的一刹那，那雨落得多大，雨脚用着雷霆万钧之势，向这小小的山城扑来。当时的情形，我满以为今天这雨一定非下它一年半载不可似的，哪里知道我这“以为”还没有以为完，这雨却像灵活的煞车一样的止住了，接着就是一个大太阳，顿时使你闷得周身汗出如浆。刚才下雨时觉得出来带的那把扇子是一件多余的东西，现在却又是护身的法宝了。

我在贵州住上十多年，也够称得上是一位“老贵州”了。所以对于这样的天气，比自己的性情还要摸得熟。这十几年来的经验就是一只万灵的晴雨表，我准知道今晚的雨还要下一个够哩。

其实，贵州的天气，不是黄梅天，一年四季就像黄梅天一样。不过黄梅季节中雨更下得像样一点而已。贵州的夜雨，不减西蜀，白天尽管晴朗，一到夜里或闻雨声，忽大忽小，忽急忽慢，真添人夜思不少。

我是最爱雨天的，我这个偏爱，就像生前注定一样的把我安排在这“天无三日晴”的贵州一住就是十多年。我对她一直没有怨恨过，相反的，更招引得我热爱她。当然，这也是和我这倔强而喜欢在风雨里过日子的性格有着绝对的关系的。

到过贵阳的，都会说这里的街道是太坏了。这，尤其是在反动派统治时期，是的；记得那时也曾修过一些马路，但是，那些

整齐而又光洁的路，并不是修来给贵阳市民走的，而是修来给几个有钱有势的官僚军阀们的小包车走的，甚至有的一直修到他们的公馆里去，不然就是修到省政府大门口。以前是“富人坐车，穷人吃灰”。但是现在解放了，政府有计划的建设贵阳市，最近一两个月，天天有上百数的工人在填路基，敲石块，拖着沉重的压路机，在修筑着街道，现在已完工一大半了。三合土的路面，平坦而又坚实，配着街道两旁青葱的槐树，使人走在上面，真是舒服得很，再不怕以前那种泥泞难走，和当心“市虎”会把你溅得满身泥浆的狼狈情形了。虽然我爱下雨天，但那时我也怕走贵阳雨后的街道。现在两样了，我爱走在这新铺的街道上，正像走在自己的庭园里一样的舒适，因为现在雨越大，就越把它冲洗得干净了。下雨天逛街，不像平时那么的行人挤得摩肩接踵，可以从容不迫的去浏览街景，而雨中的街景也是最美丽的。所以我爱下雨天，而我也更爱上贵阳的雨天了。

要是一到下雨天，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去的人，那是一个最最不会享天然的乐趣的人了。这尤其是住在贵阳的，因为贵阳的雨天特别多。因而我就是时常喜欢冒雨走路的人，贵阳有的是休息的场所，住在南门的，我建议你上南明堂走走；住在西门的，那你可以去河滨公园；六广门的上体育场跑马场去，你要是再有兴趣，上黔灵山去，上东山和观音阁去。我现在住的这家西湖饭店，可说是市郊名胜集中之地，旁有鳌矶石、观风台和万佛寺。饭店前后，拥有一丛丛的树林，光树阴就有好几亩大，逢着雨天，一片雨声，真会使你入迷。西园里大树上滴下来的雨点，都像是绿色的。

西湖饭店前临南明河，斜角是浮玉桥，桥旁就是有名的“竹王城外此楼高”的甲秀楼。雨中画阁烟景，恍觉蓬洲咫尺。

听说四川人喜欢喝茶，这风气贵阳同样也有。你也大可以带一本喜看的书，上冠生园、人民茶园、河滨堂、大众茶厅、大中